

文化复兴视角下老城区发展策略 ——以成都青羊源城为例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Old Urban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vival: A Case Study of Qingyangyuan City, Chengdu

钟 婷 ZHONG Ting

摘 要 城市有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形成城市灵魂,是城市的核心价值。目前我国老城区大部分处于衰退的境地,缺少从文化复兴的角度进行规划实践。结合宏观大势,以成都青羊源城为例,初步探索老城区在文化复兴视角下的规划方法,从物质空间环境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3个方面提出空间魅力传承与复兴、培育新动力、复兴生活形态3大策略,强调文化空间特色的挖掘,基于文化空间引导新的发展动力有序嵌入特色空间载体,并延续文化生活形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The city has its own histor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ultural traditions forms the soul of the city and is the core value of the city. At present, most of China's old cities are in the recess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planning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juvenation. On the basis of macroscopic trend,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the upgrading plan of the old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juvenation. Taking Qingyangyuan C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itially explores the planning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naissance in the old city, from the improvement of material space environ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n, it proposes three strategies of inheriting and revitalizing space charm, cultivating new power, and revitalizing life form, to emphasize the excavation of cultural space characteristics, to guide the new development momentum based on cultural space embedding in the characteristic space carrier in an orderly manner, and continue the cultural life form, to realiz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 文化复兴;空间传承;产业提升;生活形态

Key words cultural revival; space rejuven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quality improvement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19) 06-0053-07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pr. 20190607

作者简介

钟 婷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工程师,硕士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将文化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成都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明确成都以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为目标,首次提出“天府文化”的概念,聚焦于“天府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建多元文化生活场景等内容,将文化全面融入城市发展战略与目标,以文化为着眼点的城市发展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本文以成都青羊区为例,从文化复兴视角对青羊区的产业、形象、资源利用等实践进行解读,希望能为我国同类区域提供理念与方法的借鉴。

1 文化复兴对于城区规划的启示

1.1 城市文化

城市文化指的是城市人群在特定的城市生活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传统的历史文化,也包括现代进步的新文化^[1]。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城市文化即“文化遗产、文化实践和文化表述”。文化遗产指历史城区和城镇的风貌与建筑、城市及社区;文化实践指发生在老城区中的一系列活动;文化表述包括文化生产和消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以及节日和运动^[2]。

1.2 文化复兴

文化复兴是指强调以文化为核心的全面整体振兴,主要通过与文化相关的手段如重建重大文化建筑、举办重大文化盛会、发展文创产业、打造文化产品等实现。文化复兴的主体是城市,而不是文化,主要是通过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和文化有关的手段来达到城市全面振兴^{[3]2-3}的目的。

文化复兴最早源于欧洲发达国家,是城市更新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旧城区复兴模式。成功的范例有英国伦敦及泰晤士河通道区复兴、法国巴黎贝西地区复兴、爱尔兰都柏林坦普尔沙洲复兴、西班牙毕尔巴鄂复兴等。总的来讲,可以概括为3种模式。一是以大型文化设施、公共空间建设及文化品牌引入为特征的文化引导型复兴;二是以小范围、小尺度项目介入的文化带动复兴;三是文化为核心,将文化与环境、社会 and 经济发展共同作为地区战略的全面文化复兴^{[3]15}。我们可以将文化引导型复兴看成是文化复兴的初级阶段,而全面文化复兴是文化复兴的理想状态,其主要包括物质空间环境复兴、经济复兴和社会复兴3个方面的内容。(1) 物质空间环境复兴包括建筑形态的优化与开放空间的整理、公共空间艺术的提升、人居环境的改善以及重要意向性文化符号的使用等;(2) 经济复兴包括新兴创意产业的引入、旅游业的兴旺、文化活动的策划和举办等;(3) 社会复兴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关怀、社区治理、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等方面^{[3]24-37, [4]}。

1.3 文化复兴对于城区规划的启示

城市是人类历史的产物、文化的载体。老城区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它既保存了某个历史阶段的城市生活场景,又保存着城市发展的历史信息,最能反映城市的特色和风貌。我国绝大多数文化资源分布在老城区,但过去一味注重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造成城市文化资源的消失以及城市历史文化的严重丢失。而文化复兴注重物质空间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于城区历史空间格局,重大文化空间的延续、文化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以及城区文化生活场景的展开均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5]。

因此,老城区提升规划实践应该挖掘城区的历史文化内涵,保护现有的历史文化资源与重要的文化建筑,保护城区的整体格局与风貌;通过文化的产业化发展实现城区整体环境的改善与活力提升;通过对历史建筑的再利用、对文化资源的恢复与再利用,提升地区文化魅力,吸引年轻而富有创意的人才,通过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优化城区的产业结构;通过文化强化区域文化特色,创造地区品牌,增强居民归属感、认同感和参与感。

2 老城区文化复兴的主要策略

城市的核心是人,无论“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城市发展成果应由城市市民共享。结合文化复兴实践案例对老城区规划的启示,文化城区建设既需要壮大经济、做强产业,增强发展“硬实力”,也需要传承文化、改善民生,提升发展“软实力”,将文化融入城市功能、物质形态和社会生活等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笔者提出,要以文化为核心,从保护与发展两个维度出发,包括空间格局复兴、功能产业复兴、历史文化空间复兴和生活形态复兴(见图1)。

2.1 老城区传统空间格局保护

老城区传统空间格局保护包括城市整体空间格局以及重要文化资源集中片区的保护。其中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保护集中在对于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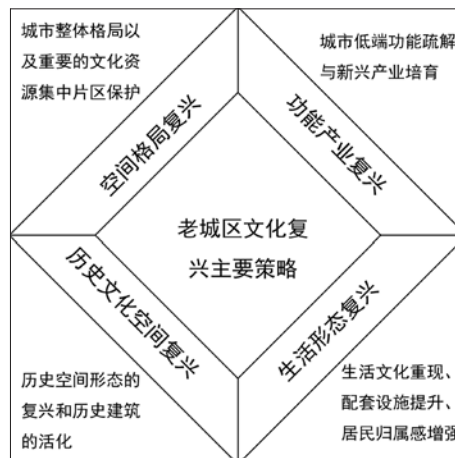


图1 老城区文化复兴提升策略示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历史环境的要素的保护,包括城墙、历史轴线、传统街巷、河道空间与尺度等,需严格控制新建建筑的高度与体量以及地方特色和传统风貌的延续;由于我国大多数城市的选址建设往往依照“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传统空间格局的保护应在更大范围内体现与自然的和谐,保护重要的观山廊道、历史水系等。在重要文化资源集中片区的保护中,应针对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风貌区等片区划定不同的保护范围,提出管控要求,其中核心保护区要强化保护对象的原真性;建设控制区要控制建筑风格、高度、尺度和色彩等重要元素;风貌协调区的建筑和空间肌理不能破坏老城区整体风格。

2.2 老城区功能与产业提升

老城区往往建成年代较久、人口密集,空间利用相对低效,产业面临转型升级之困。将文化融入产业发展,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老城区复兴的必要选择。首先,针对老城区空间资源紧缺、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的现状,逐步外迁高耗能产业、制造业、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等相关企业,逐步外迁交通吸引源大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释放空间资源,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居住环境。其次,老城区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活力,易于萌发文化创意产业。引入创新创意产业可以极大地推动城市复兴。最后,应该强化老城区内的文化展示、休闲旅游、商业服务的功能定位,积极引导文化创意产业和休闲服务

功能,促进土地紧凑及多功能混合利用,如北京某片区功能疏解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人口结构的调整,最终焕发片区活力。

2.3 老城区历史文化空间复兴

由于中国多数城市的快速发展均以原有旧城作为基础,导致许多重要历史文化空间消失,文化感知弱化,割裂了文化体验感的完整性。对城市重大文化空间的激活是提升城区魅力的重要手段。在老城区的振兴中,应该注重梳理城市发展脉络,建立反映城市动态发展历程与特征的城市文化地图是一种有效的手段^[6],通过挖掘城市文化特质,串联公共空间载体,通过意向复原城市景观文化要素强化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感知力;强化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植入创意设计、文化展示、会议博览等文化功能,将现代文化功能植入公共生活中,通过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提升建筑价值与城区活力,从而实现城区的可持续发展。

2.4 老城区生活形态复兴

老城区生活形态复兴是对历史非物质文化的再现与发展,既要延续老城区的传统文化,又要致力于创造现代文化^{[7]182-186}。发挥文化潜在的精神作用,注重挖掘文化基因、延续文化生活习惯,注重各个层级与类型的文化设施与文化设施,响应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8]44-47}。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方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结合,挖掘城市生活文化与习俗,同时将代表性文化活动与体验式服务结合,再现老城区生活场景。在文化设施利用与文化活动开展方面,则需要发挥社会各方力量,强化整体文化空间与氛围。通过举办节事节庆、建设文化功能设施等方式,将文化融入日常休闲活动,实现“以文化人”。此外,强化社区归属感、自豪感和场地感的社区治理也是现代生活形态的重要内容。

3 青羊源城现实与困境

成都青羊源城是青羊区三环内的区域,总面积为24.5 km²;户籍人口50万人,该区域是青



图2 青羊源城文化资源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羊区乃至成都主城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富集的区域,拥有文保单位共计44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10处、市级14处、区(县)级14处),拥有4处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了城区约70%的历史人文景观,是成片历史文化资源最集中的区域(见图2)。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代表着纵贯古今的文化传承,是城市文化传承至今的核心载体,是天府文化的浓缩与精华。

成都中心城区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历了以天府广场为核心向外迅速扩张的发展阶段,在经济体量增大、人口规模大集聚的同时,快速的建设也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资源的破碎化趋势明显。

从当前发展模式看,青羊源城还停留在以景区、景点带动发展的模式上,注重单个项目的品牌效应,没有最大化地挖掘整体的价值与效用。一方面,青羊源城原有的发展动力不足。作为历史底蕴丰厚的区域,良好的人文环境与配套设施是青羊源城赖以自豪的资本,也一度成为它吸引人群、以“西贵”著称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城市新的建设空间被蚕食,其他区域新兴配套设施的日益完善,青羊源城不再具有比较优势。人口过多带来的交通拥堵、低品质的城市环境是青羊源城不再具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青羊源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统筹,文化资源与空

间资源缺乏有效的管理。单点的景点开发并不能带动整体城区发展与品质提升,纵然宽窄巷子每年旅游量达到千万人次级别,但是周边的少城片区仍旧是落后的城市传统住区的模式与面貌。此外现有成为景点的文化资源点位占总体的比例仍然较低,大量的资源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天府文化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大背景下,青羊源城作为典型区域,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本文从文脉传承与城市复兴的角度出发,通过传承历史文脉、复兴空间魅力、优化产业形态和培育生活场景等方面,着重思考文化和老城区全面融合的发展思路。

4 青羊源城文化复兴思路

青羊源城位于特大城市中心,包含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在成都提出城市发展模式转型的今天,文化的融合发展逐渐凸显价值。青羊源城独特的文化底蕴、弥足珍贵的文化载体、创新活跃的文化氛围,使其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潜力和增长点。青羊源城应该依托现有的文化资源空间载体和所蕴含的多元文化,以天府文化的核心区为目标,与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目标充分对接,彰显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丰富的历史文化环境,发挥文化资源作为成都市区域性功能激发公共空间活

表1 青羊源城保护体系一览表

保护体系	具体内容
法定保护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世界遗产、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不可移动文物、古树名木、非物质文化遗产
登录保护	历史文化风貌街道、工业遗产、历史地名、地下文物埋藏区、特色风貌街道
规划控制	整体格局与肌理、城市传统中轴线、历史水系、空间尺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力的作用,为城市活力发展、整体空间品质提升提供支持,在空间特色、环境品质、社会活力方面成为典范。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不能再重复景点式发展思路,应该着重体现文化产业、人文空间、人文情怀等内容,需要探索文化和城市产业、空间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全面融合。

4.1 强化老城区格局保护,彰显蜀都韵味

纵观青羊区历史,从先秦古蜀到近现代,每个时代均有典型的历史文化类型与物质载体,并且全面诠释了整个天府文化的内涵。青羊区在成都发展的各个时期,都留下了极具代表性的实践或者产物,鲜明地体现了成都的发展史,浓缩着成都的精华,是当之无愧的千年历史积淀的第一主角。

对于青羊源城,按照法定保护—登录保护—规划控制3级保护体系,丰富保护对象与保护内容(见表1)。

法定保护指对国家法律法规及四川省、成都市地方法规明确要求保护的历史文化资源实行依法保护,强调其真实性 and 完整性,包括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地下重点文物、古树名木、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方面,根据现有资源禀赋,扩展现有历史文化街区的面积,并新增历史文化街区;另一方面,严格划定城市紫线,依法执行。

登录保护指对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但对于成都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地方政府相关程序列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包括历史文化风貌片区、特色风貌街道和历史地名。在特色风貌街道保护方面,以历史地图为参考,通过道路不改线、不拓宽等方式对传统街巷路网进行严格保护。

规划控制指法定保护和登录保护未涵盖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对与历史文化资源密切相关的周边空间及其依存的自然环境实行规划管控,鼓励多元化的展示利用,包括整体格局与肌理、城市传统中轴线、空间尺度和历史水系等内容。

青羊源城在整体城市风貌与格局上,彰显“两江环抱、三城相重”的整体格局,格局要素包括千年城郭的完整边界(城墙)、象征皇权礼制的城市轴线、代表营城之源的历史水系,以及传统街巷形成的清晰肌理。在城墙城门保护方面,通过恢复城墙城门意向延续城墙厚重的历史文化,对于城墙遗存,加固沉降、坍塌的墙体,结合城墙遗址设置公共开敞空间并设置遗址标识;对于不复存在的片段,叠加民国时期测绘地图与现状地形图,识别历史城郭落位并分类,以象征手法强化城墙意向;在城市轴线保护方面,主要是保护现有的轴线角度,保护轴线道路断面形式及空间尺度,保持沿线公共建筑的主体功能,保持轴线的公共开敞性;在历史水系保护方面,由于成都历史上因水陆运输带来商阜码头集聚,市场会所兴盛,规划通过设置滨水主题赏水点控制西岭雪山的观山廊道等,再现“窗含西岭千秋雪”“二十里中香不断”的浪漫场景,形成城市整体格局基调。

4.2 成片复兴城市文化空间,展示全域文化魅力

城市文化空间是指占据一定物质空间、获得居民普遍认可、集中体现城市公共文化场所^{[8]169-173}。青羊源城历时久远,历史层次丰富,相当的城市资源处于不同年代的叠加、混合多元的状态。因此,规划时需注重空间文化的多样性,以整体思维将文化空间融入城

市整体空间框架进行解读。

首先建立文化地图。通过解读文献、历史地图的方式挖掘文化空间,并将其转译成为可视化图纸;其次开展文化空间的评价,包括遗址是否得到良好的保护,遗址所在地开放空间是否融入当地市民的日常文化,活态文化是否健康并具有可持续性,潜在文化是否具有进一步培育的可能性等。笔者将青羊源城的文化空间分成3类:遗址文化类、活态文化类和其他类。对选定的32个文化点位进行分析(见图3),将文化点位之间的道路描画出来,形成文化空间结构简图(见图4),用于判断青羊源城旧城文化空间与开放空间之间的联系。

从整体上看,青羊源城空间结构比较清晰,文化空间与公园、水系等开放空间结合紧密,但多数只是静态展示,呈“冻结式”的保护方式,整体展示利用不足,未能衍生出新的文化;分布不均衡现象比较明显,主要集中在两江抱城区域,二环与三环之间分布较少。

根据前述文化地图的评价结果,笔者在文化地图上进行空间重构。空间重构的重点在于遗址文化地点和潜在文化地点向活态文化的转化。其中遗址文化地点向遗址、活态双重转化是核心,主要依据是现有活动具有的特色和持续性;周边的居住具有一定的历史,使得该区间具有稳定的活动人群;周边的文化资源丰富,具有文化培育的潜在价值和整体联动开发的可能性。根据上述原则,选取活化点位10个(见表2)。

重构后的文化空间结构简图如图5所示,扩展形成9片城市主题片区,整体形成3个特色文化空间片区,以古城为基底,串联历史文化资源的古城印象区;以文化景区为基础,突出文博特色的文博体验区;以生活片区为背景,串联生活场景的宜居休闲区;将体验性强、参与度高的文化博览、节事节庆、文化演艺和艺术品鉴等作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体验功能,激活文化体验功能的空间(见图6)。以文化体验慢行游道的形式串联青羊源城内的代表性文化点位,建立包括景区巴士、导览中心在内的旅游服务基础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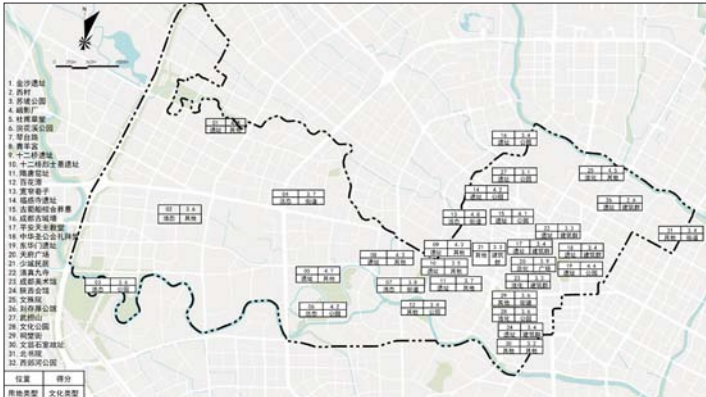


图3 青羊源城文化点位评价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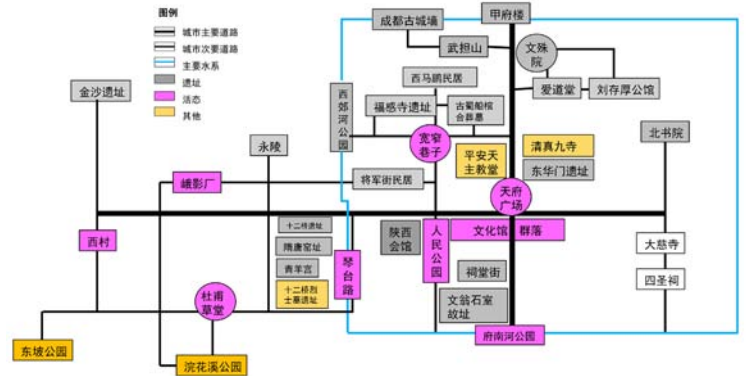


图4 青羊源城现状文化空间结构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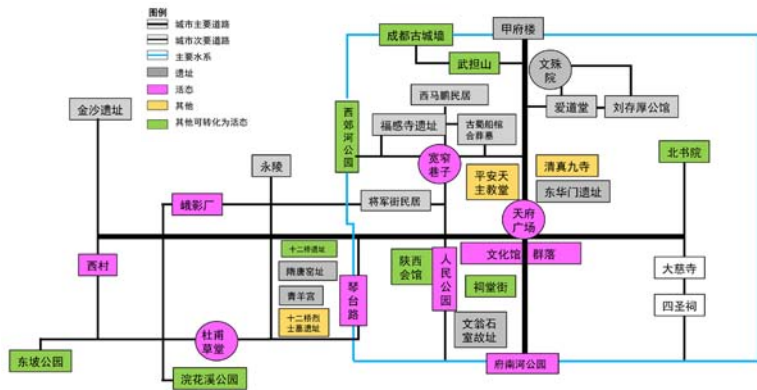


图5 重构后的文化空间结构简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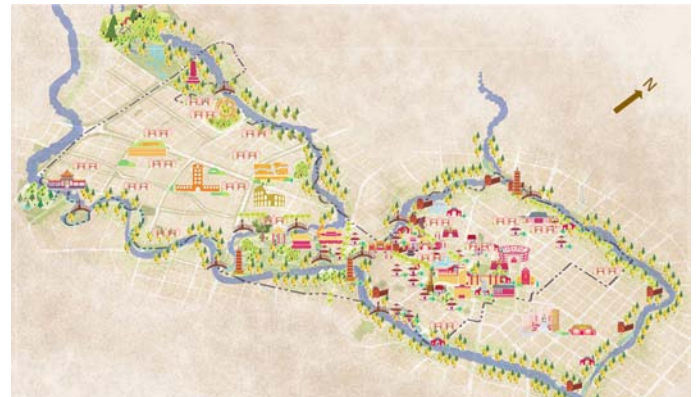


图6 青羊文化地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表2 青羊源城文化空间重构空间筛选表

序号	名称	原文化类型	转向活态文化的依据
3	苏坡公园	其他	周边已经依托清水河形成成熟的居住区,是苏坡文化在成都的典型区域
6	浣花溪公园	遗址	在浣花溪公园及周边,邀请国内外建筑大师设计展馆并改造存量建筑,吸引民间文博场馆集聚发展,建设文化博物馆公园,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9	十二桥遗址	遗址	十二桥遗址中建筑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柱础以上结构最完整、构件最齐全、年代最久远的古建筑遗址,现已发现隋唐、秦汉、春秋战国之际和商代早期的建筑遗迹。与周边琴台路、青羊宫等可形成联动效应
16	成都古城墙	遗址	成都古城格局的重要体现,具有稀缺性,潜力巨大,且可以与环绕古城的河流共同打造活力开敞空间
21	少城民居	其他	该区域是原将军衙门的所在地,民居的肌理是典型的鱼骨状,可与宽窄巷子、祠堂街等联动发展
24	陕西会馆	遗址	该会馆为成都尚存不多的清代会馆建筑,建筑规模宏大,艺术价值颇高
27	武担山	遗址	武担山传说故事久远,资料丰富,遗存较多,具有较高的保护利用价值;是老城区稀缺的公共空间
29	祠堂街	遗址	主要是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是红色文化的典型代表;紧邻文化公园
31	北书院	其他	是成都现存较少的、体现传统生活方式和茶馆文化的区域,位于罗城内部,呈现转角的街道肌理,周边住区成熟
32	西郊河公园	其他	具有生态与文化双重价值,是“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重要空间载体,周边文化资源集中,是水文化体现最集中的区域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施配套等措施,构建便于游客自主探索的立体化城市游览地图(见图7-图8)。通过空间重构展示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实现价值重构与功能重构,最终实现文化空间与市民文化生活的紧密衔接。

4.3 培育城区发展新动力

作为成都中心城的旧区,青羊源城具有人口密度大、交通拥堵、环境资源负荷大等特点,近几年随着高新区、天府新区新兴金融集聚区的崛起,骡马市金融集聚区吸引力下降。据交通大调查数据,青羊区居民仅有47%在本区就业。青羊源城需要从旧城复兴和新兴产业植入方面汲取经验,重新构建文化系统与城市良性发展的动力机制。

要从文化资源、区位条件和发展潜力入手,提升文化旅游、影视娱乐、创意设计等功能板块,以文带旅、以旅兴商、以商促文,实现文商旅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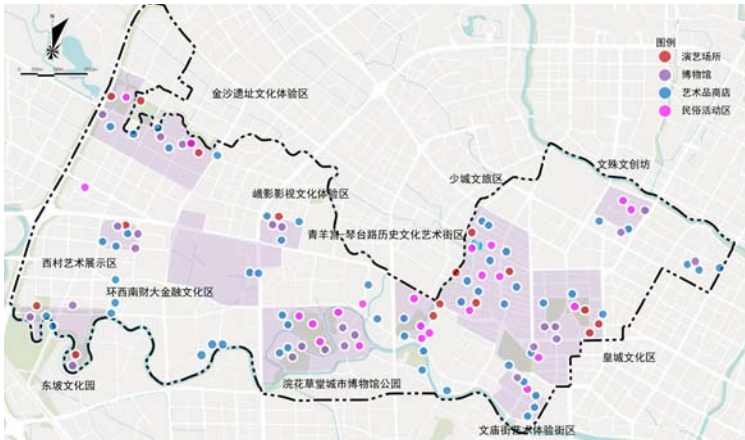


图7 主要功能区与文化体验功能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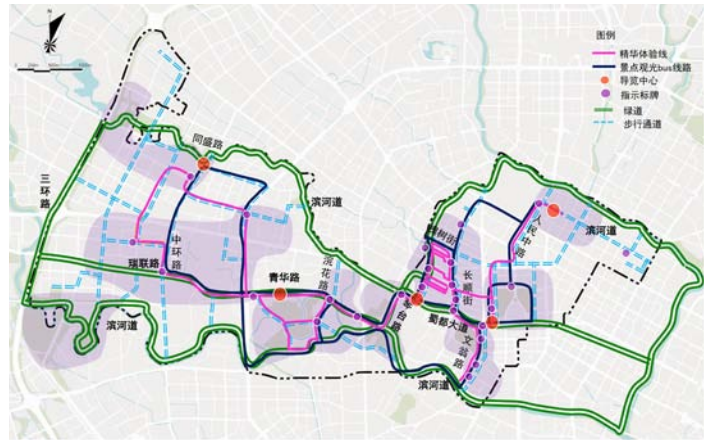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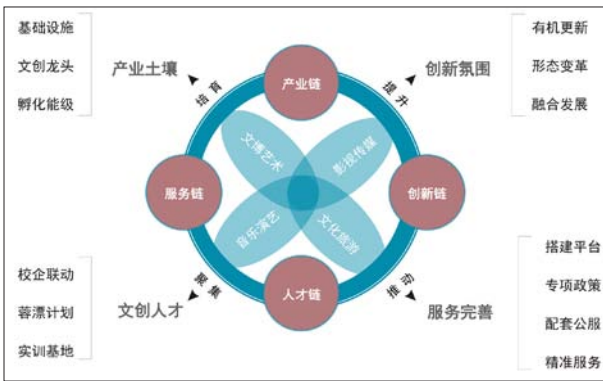


图8 导航规划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产业生态圈建设



b 各类可利用空间分布示意图



c 少城文创硅谷功能分布图

图9 成都少城文创硅谷构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9]。

发展,以提升空间本底与现代生活生产的复合度与兼容性,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动能,搭建起产业向上攀登的云梯,为老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催生新产业、新创意和新业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繁荣。同时,按照产业生态圈的建设理念,针对性完善产业链、服务链、创新链和人才链,促进产业要素集聚。针对旧城空间有限的问题,将文化创意产业链分解为创意培育、孵化、生产、展示和交易5个环节,并结合各环节的空间需求特征,通过拆旧建新、功能置换、功能提升3种方式,构筑文创产业发展的空间支撑(见图9)。

4.4 以小微措施激发公共空间活力,复兴生活形态

根据成都交通出行调查数据,青羊区是慢行出行比例最高的区域。青羊源城的街道密度达到9.8 km/km²,为慢生活提供了空间载体,而慢生活的精髓在于精细化设计的街道空间和丰富的街道活动。

通过强化街道活力设计,巩固“慢成都”文化根基的措施。在街道活动上,首先对成都传统生活方式和氛围的空间投影进行分析,重点对延续成都闲适生活的闲适街道进行指引,如制定底商外摆的控制指引措施,引导形成有秩序、有特色的外摆空间,使成都味道在有机更新中得以保留;划定临街建筑底层界面控制线,以延续居商交错的人视界面;通过延续原住民的社区生活,将城市空间变成有情感、有集体记忆的空间。

在公共空间上,通过政府引导多方参与,

为市民留有一定的余地。保留空间的不确定性,为活动的发生留有余地,提升公共活动的丰富程度^{[7]186-189}。建立自上而下的开放空间拓展机制,如单位大院间歇性开放、废弃地利用、土地的临时使用等,以及自下而上的开放空间自发培育机制,支持市民使用开放空间时采取的自发活动,有效地消除开放空间死角,增加开放空间的使用效率。发动群众挖掘城市街角、立交桥下、城市屋顶等城市未充分利用空间,并通过公众参与的方式进行微空间设计,提升绿化空间的感知程度和公共空间的文化品位,提升项目的公众参与度和认知度;建立“宽门”社区工作坊制度,构建包括居民、政府、企业等在内的城市有机更新沟通平台,有序引导居民自治,促进开放空间的有效使用(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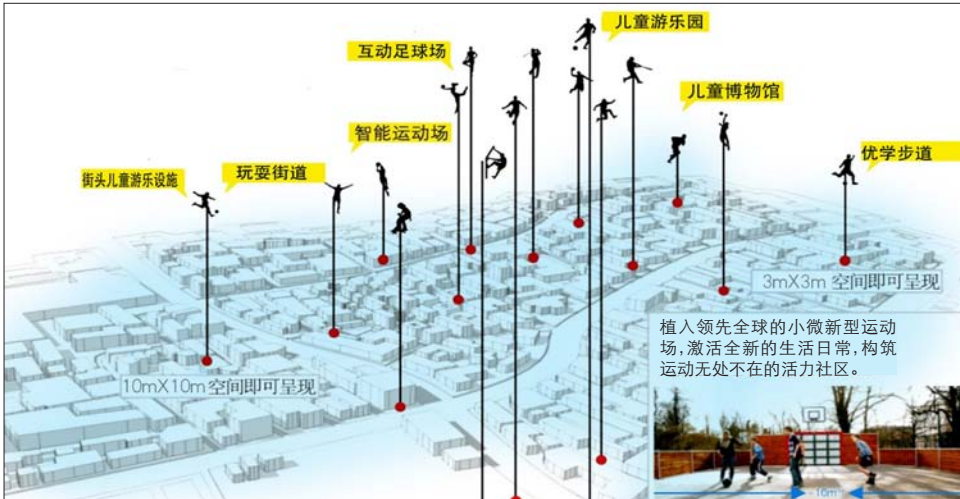


图10 公共空间利用与功能植入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少城片区城市有机更新暨小街区实施规划》图纸改绘。

5 结语

青羊新城是典型的文化资源富集型的老城区,其文化价值与面临的困境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也具有特大城市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本文提出以文化复兴视角为本,重视文化价值的多维彰显,具有示范意义。

本文首先初步探索老城区文化复兴视角下的规划方法,具体包括文化空间的识别和空间内涵的理解,对现有文化空间体系的评价;其次,从物质空间环境复兴、经济复兴和社会复兴3个方面出发,提出空间魅力传承与复兴、培育新动力、复兴生活形态3大策略,从而提升老城区的空间品质,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价值和影响力。

老城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规划技术手段难以解决。在空间对策之外,各类规划措施和政策如何更加有效地向下传导、落地,如何引导各个点位有效实施,如何汇集各方力量于老城区建设,仍是需要多方共同关注和努力的重要课题。此外,由于地区差异性,处于不同区位、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地区,其城市文化特征与发展阶段不尽相同,有待今后更多探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于海. 城市社会学文选[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3): 280.
YU Hai. Urban sociology selected works[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5(3): 280.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R]. 1998.
UNESCO. Intergovernmental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R]. 1998.

[3] 李沁. 英国城市文化复兴实例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8.
LI Qin. An example of the revival of British urban culture[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8.

[4] 张乃戈, 朱韬, 于立. 英国城市复兴策略的演变及“开发性保护”的产生和借鉴意义[J]. 国际城市规划, 2007, 22 (4): 11-16.
ZHANG Naige, ZHU Tao, YU Li. The evolution of British urban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emergenc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al protection"[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7, 22 (4): 11-16.

[5] 邓魏, 何依, 胡海艳. 新时期历史城区整体性保护探索——以宁波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08, 230 (4): 87-93.
DENG Wei, HE Yi, HU Haiyan. Exploration of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in the new period: taking Ningbo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2008, 230 (4): 87-93.

[6] 黄瓴, 赵万民, 许剑锋. 城市文化地图与城市文化规划[J]. 规划师, 2008, 24 (8): 67-71.
HUANG Wei, ZHAO Wanmin, XU Jianfeng. Urban culture map and urban cultural planning [J]. Planners, 2008, 24(8): 67-71.

[7] 张帆, 邱冰.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旧城开放空间重构研究[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ZHANG Fan, QIU Bing.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open space of the old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ily lif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6.

[8] 刘合玲. 城市文化空间解读与利用——构建文化城市的新路径[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LIU Heling. Interpre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cultural space: a new path to construct a cultural city[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10.

[9]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少城国际文创硅谷集聚区总体规划[Z]. 2018.
Chengdu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Master plan of Shaoche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silicon valley cluster area[Z]. 2018.